

馬張合註素問靈樞



黃帝內經馬張合註序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闡陰陽之秘窮生尅之原舉凡風寒暑溼燥火喜怒悲恐思憂致病之因藏府氣血筋骨皮肉脉絡經穴受病之處望聞問切鍼灸藥石治病之法蓋言之詳矣秦越人得其解而著難經張仲景傳其法而著傷寒論金匱要略華元化孫思邈精鍼灸而號神醫製湯液而傳方法類皆得力內經而非別有神授仙傳之秘訣後之學者讀越人仲景諸家書誇為捷徑不復沿流以溯源卒令致病之因受病之處治病之法多有游移鮮據者而有志之士乃從事西醫以求補乎中學之所不及殊不知衛生之法素問開卷即言之蠟人之形詳於靈素者尤盡腦筋之說則內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又曰督脉入絡腦督脉者發於會陰通於脊骨內合於腎腎上通心是腦筋固智慧壽夭之所寄至於剖解之說靈樞篇中嘗一言之蓋古人亦從剖解而察其迹究其理然後著內經以垂教萬世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莫能外惜乎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張隱庵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兼採王冰吳崑朱永年徐公選莫仲超揚上善倪仲玉盧子繇王芳侯王安道等十數家箋註而附益之復各出己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皆顯豁呈露了然于心目中西醫家曷為合刻以公同好抑亦行道濟人之一助與

宣統二年小陽月金陵王修卓成甫識于滬寓合肥李第

重刻素問靈樞注證發微弁言

漢書班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論者謂鍼經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冰注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松靈樞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聞別有所據且注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于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注證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穿洵足闡發內經微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刊絕少近時即斜載陽重刻之本亦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歛鮑漱芳席芬甫識

黃帝內經序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
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
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斂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
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于是雷公之倫授業得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蒼
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且明于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
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鑿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
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注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
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道賾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
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序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
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己幸矣頃在嘉祐中
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乃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句歲遂乃搜訪中外裒集眾本深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
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文或

泝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謬誤者六十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外文疑義于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廣生于無窮恭維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台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壽域矣

國子博士 臣 高保衡

光祿卿直秘閣 臣 林億 等謹上

尚書屯田郎中 臣 孫奇同 校

守殿中丞 臣 孫兆重 改正

馬元臺
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黃帝內經素

問靈樞合編

北京中西醫學研究總會藏版

黃帝內經目錄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 1

四氣調神大論 2

生氣通天論 3

金匱真言論 4

陰陽應象大論 5

陰陽雜合論 6

陰陽別論 7

靈蘭秘典論 8

六節藏象論 9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 10

五藏別論 11

異法方宜論 12

移精變氣論 13

湯液醪醴論 14

玉板論要篇 15

診要經絡論 16

脈要精微論 17

平人氣象論 18

玉機真藏論 19

第三卷

三部九候論 20

經脈別論 21

藏氣法時論 22

宣明五氣篇 23

血氣形志篇 24

寶命全形論 25

八正神明論 26

雜合真邪論 27

通評虛實論 28

太陰陽明論 29

陽明脈解 30

熱論 31

第四卷

刺熱論 32

評熱病論 33

逆調論 34

瘧論 35

刺瘡論 36

氣厥論 37

欬論 38

癰疽 39

腹中論 40

刺腰痛論 41

風論 42

痺論 43

第五卷

痿論 44

厥論 45

病能論 46

五藏別論 47

大奇論 48

脈解篇 49

刺要論 50

刺音論 51

刺禁論 52

刺志論 53

鍼解 54

長利下 55

皮部論 56

經絡論 57

氣穴論 58

氣府論 59

第六卷 骨空論 60

水熱穴論 61

調經論 62

總刺論 63

四時刺逆從論 64

標本病傳論 65

天元紀大論 66

五運行大論 67

第七卷 六微旨大論 68

氣交變大論 69

五常政大論 70

六元正紀大論 71

第八卷 六元正紀大論 71

刺法論 72

本病論 73

至真要大論 74

第九卷 至真要大論 74

第十卷 著至教論 75

示從容論 76

疏五過論 77

微四失論 78

陰陽類論 79

方盛衰論 80

解精微論 81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纂卷之一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史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皆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

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史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真篇及五運行大論等篇

候而已猶不能編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

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如著至教論以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

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

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于鬼史區少

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繹

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攷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解古理微非子

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

元默無言。故擬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况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

歸六。醫藥始于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一日而過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自伏羲

義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為衮冕舟車。畫野

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成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制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後世胡雙湖稱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歷

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羲皇。其所

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証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闕格海經

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默。章節

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注。惟宋嘉祐年間。敕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

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

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

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而今析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

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概闕此書。而蠹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張謂上古謂所生之來。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首四篇論調精神氣血所生之來。謂之精。故首論精。而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中之生。陽故後論氣。
馬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言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真人壽。
註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破此。

昔在皇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拘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天下都軒轅之丘以土德王故號黃帝神靈智慧也拘順齊正敦信敏達也此節記聖德稟性之異發言之

靈方其幼也能順而正及其長也既敦且敏故其垂拱致治教化大行廣制度以利天下垂法象以教後世

生知之聖人也後鑄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馬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其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又

日升天此亦壽域天地無有終時之真人也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能國君之子

雷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邱因名軒轅軒轅邱今在開封府新鄭縣境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史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

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

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

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

鄭襄俱訓曰拘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

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

愚按正義以十五為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為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

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

鬚髮拔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羣臣拜衣冠于橋山墓今猶在

延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

將失之耶天師尊稱岐伯也天者謂能修其天真師乃先知先覺者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貴師所以傳道而設教故稱伯曰天師度越也度百歲者百二十歲也

如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為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

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為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上古太古也知道調和修養之道也法取法也陰陽

法也蓋陰陽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

生從之則詩疾不起故能取法以和調是謂得道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

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靈樞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露露之既

是謂氣飲食有節

不妄作勞養其精也夫神氣去形獨居人乃天能

調養其神氣故能與形俱存而盡終其天年也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

道大道

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修養之道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

德

之義見第五節。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按臨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生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年乃去也。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妄為常傷其神矣。醉以入房傷其精矣。言今時之人不知

道者縱嗜欲而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藥色曰欲。輕散曰耗。真者元真之氣也。不傷其精也。言不知道者不能慎謹調養而使其精氣神也。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心藏神。務快其心。喪其神守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釐者味甘而美。如今蔗梨等物皆各有釐。彼則以酒為釐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為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臟別論岐伯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觀此則腎臟主藏精滿而不瀉可以持守。吾形有神不時時御之。義見上節。務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虛邪虛鄉。不正之邪。

風也。恬安靜也。澹朴素也。虛無不為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人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恬澹無為是以志閒而少欲矣。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形勞其欲是以皆得所願也。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故者承上文而言。按異法方言論曰東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胘。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適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

恬者討
澹淡同
樂音洛

樂音洛

地土之高下衣食居處各從其欲彼此不相愛慕故其民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此復言五方之民各有嗜欲淫皆安居樂俗而無外慕之思故謂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謂上古之人無貴賤賢愚皆全德不為所雖有嗜欲淫邪不能傷其內也謂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謂上古之人無貴賤賢愚皆全德不為所

之道也

評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

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

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

虛邪但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在人者非恬憺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

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

無無清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

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真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

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慾所願故為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下者則以為美而

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

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感斯民之心雖有愚賢智不肖之異而

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遺亦相合焉所以皆能年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

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張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此復論男女陰陽氣血有始有終有盛有衰各有自然之天數材力精力也

馬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張七為少陽之數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陰中有陽也人之初生先從腎始女子七歲腎氣方盛腎主骨齒者骨之餘故齒更血乃腎之液

髮乃血之餘故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離為女坎為男皆陰陽互換之道故女得陽數而男得陰數也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張天癸天一所生之癸水也衝脈任脈奇經脈也二脈並起于少腹之內胞中循腹上行為經血之海女子主育胞胎夫月為陰女為陰月一月而一

更平聲 長上聲 任如林 反

周天有盈有虧故女子亦一月而經水應時下洩也虧即
復生故于初生之時男女構精當為有子虛則易受故也
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
張腎氣者腎藏所生之氣也
氣生于精故先天癸至而後腎氣平
腎氣足故真牙生真牙者盡根牙也
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
張腎生骨髓髓生肝肝生筋母子之相
筋骨堅髮長極也血氣盛則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
張陽明之脈榮于面循髮際故其衰也面焦髮
光膚熱肉是以身體成壯
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
張三陽之脈盡上于頭三陽
男子先衰于氣也再按足陽明之脈並衝
任扶膻上行衝任脈虛而陽明脈亦虛矣
色血脈衰
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張地道下部之脈道也三部九候
于腎天癸竭是足少陰下部之脈道
不通衝任虛是以形衰而無子也

論此真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
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為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凡醫書謂陽精先入陰血後

參橫氣來助精開裏血陰內陽外則成離卦而為女其義甚明大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為女按拾真篇
等書稱女子為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惟陽精蘊畜于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

氣始盛仙經云先生左腎則為男先生右腎則為女蓋指始妊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
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更生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月而生齒七

歲而此二七十有四而化髮為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
水由先天之氣畜極而生故謂陰精為天癸也按玉水謂天癸為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

稱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為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為血耶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
精而行經之際方有其血未聞交媾之時可以血言廣韻要語諸書皆謂精開裏血血開裏精者亦非靈

樞決氣篇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長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
時同候如下文所云耳或有男女先二七二八而精至者皆斷然致然後取天耳任衝二脈奇經八脈

之二也見骨空論曰任主胞胎常也血海二脈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
月事以有常故又曰月經經胎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靈樞海論云衝脈

為血之海又云為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佛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
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按血海之血雖曰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之有

餘以十二經皆然非特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脈言乃
骨空論所謂衝脈者起于氣衝者是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脈言乃

道惟陰陽而已天之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彩地之陰有餘故為潮而溢人之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
至于天地人之陽氣則何嘗有陰虧哉由此推之則陽明勝者其德承貞而陰濁勝者陰側百出可知矣

之血反從衝任而下是以面黃肌瘦骨蒸筋柔當知經絡之血行于脈中衝任之血兼滲于脈外

註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來乘血開巽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為男其義亦渺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悟真篇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惟陰精藏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訖二十有六歲而化。二八腎氣已感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惟精氣溢瀉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搖。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髮頹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竭。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盛乃能令五藏皆良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髮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過。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註**此復申明天地陰陽之數止盡于七七八八也。天壽過度先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之精氣盡竭于七八之數者也。天所稟之精氣盛也氣脈常通後天之地道尚通也是以腎氣

馬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者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畧天地間之為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為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王註以為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地陰陽之數也。**馬**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人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邇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有子也。**註**此承上文而言。惟修道者能出于天